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明本釋卷中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莊經明

明本釋卷中

宋 劉荀 撰

正名分者為政之本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范太史曰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胡衡麓曰夫政者凡紀綱法度舉錯因革維持社稷康保人民者是也有司所掌籩豆出納簿書期會文為之末者耳夫政與事相須以成者也周禮周公致治之大法上而論道經

邦之大下而醯醢醬酒之微無一不備可見矣茍通於事而不知為政績用雖成難乎免於規模卑而氣象俗故士君子鄙之者以此又須明治道為主也名分者何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邵康節謂尊卑貴賤之分著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惟聖人為能循天之理孫泰山曰乾者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坤者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乾坤之象既立君

臣之位既定父子之序既明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在昔周道微弱諸侯強大時王號令不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壞法易紀者有之弑君賊父者有之盜國竊號者有之孔子患其然也於是贊易道修春秋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明王道以救亂世又曰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帝堯奉之於後虞舜載觀厥象以盡其神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

朱漢上曰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地反覆高者貴卑者賤則貴賤之位分矣温公作通鑑首以名分為主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又曰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伊川曰名分正則天下定又曰君子觀履之象

以辯上下之分定其民志故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胡文定公曰夫名分者致治之綱正名定分者立政之本

元祐初三省同密院取旨除諫官罷侍講先忠肅公在中丞即上疏曰竊以國家所當持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於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干非其職踰法出位横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康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先忠肅此疏即曾子思不出其

位之義因記昔太宗朝獲西夏李繼遷母時呂正惠公為相寇萊公為副樞上獨召準與之謀呂使人邀至曰若邊鄙常事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計端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寇告欲斬以戒凶逆呂請對且言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宜善養視以招徠繼遷上用呂策繼遷尋死其子竟內款因悟思不出其位又須權事變之輕重可也或謂呂寇非同朝俟考　案中丞原本作中司考劉摯傳元祐初為御史中丞中司應是中丞之誤今改正

昔韓退之為袁州刺史力辭觀察使之謹牒王元之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宏中廉問江西以吏部之賢時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宜如舊制

伊川判西京國子監案判西京來吏作勾管西京不僉書轉運司申狀伊川判西京國子監吏人押申

轉運司狀伊川曰國子監自係朝廷官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竟不僉書

先賢豈好較此末度哉誠以名分不可亂故雖微必謹大抵名分一亂而望家齊國治難矣莊周謂春秋以道名分胡文定公取其說以為一經之綱領云

防微者銷患之本

易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朱漢上曰水火相逮而後濟然既濟之極水火相反其初故既濟之象未濟藏焉君子不可不思慮以豫防其患

伊川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劉元城云今日夏至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益從今日始物禁太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已來無盛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已酉而不

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云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恒弑其君遂專齊國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事始驗朱漢上謂陰陽消長循環無窮范太史謂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王荆公謂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者易救末者難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伊川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慶及子孫所積不善則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由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知冰霜之戒辯之於早不使順長則天下之惡無由成矣霜而至冰小惡而至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楊龜山曰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辯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至於堅冰而後辯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極目故易於小

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用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是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至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為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温公進重微規云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

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逆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翫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又云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訟其

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事常見棄及其已然又無及矣　范太史

唐鑑云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明皇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夫中人

不可假以威權益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巳後寖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張橫浦廷策曰閽寺閽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閽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閽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所以憂也橫浦所言亦防微之道爾竊謂左右近習名跡至於昭著必有致之之由其可忽諸凡遇下者皆宜推類而致警也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肅宗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賜名正巳為裨將殺元志

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溫公謂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位任授之然則爵禄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又云其始也取偷安於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南豐曾子固

謂時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於五代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未有甚於此也胡衛麓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終始皆自芒忽毫釐至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勾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竊觀自古禍亂之源莫不由忽微以至著可不為之永鑒哉

達人情去利心者行事之本

孟子謂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唐陸宣公曰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明道曰聖人創法必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邵康節曰誰云萬事廣豈出人情間又曰人達人情無寡無廣天下之事如指諸掌韓持國維有云治天下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

息鬱則思通邵康節詩云己之欲處人須欲先忠肅公謂民之所不欲決不可勢力强而成也東坡論新法書云議者謂民可樂成難與慮始故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竊謂此商鞅一切之政得罪於天下後世獨荆公取之所以致正論之不合也後人以不恤人言為政者是不悟商君遺法耳

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益戒舜語東萊以謂但才說干便不正矣

屈意以為牢籠之事此李文靖公所戒竊謂人所以如此者不過欲衆皆說之耳然終不能者益善不善各從其類徒操術之不正也在聖人則有以處此矣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范

太史謂未有善人而不善人亦好之未有不善人而善人亦好之也皆好之未可也謂其近於鄉愿也皆惡之未可也謂其近於獨立也善人好之不善人惡之其善善惡惡豈不明哉人君以此察臣下則忠邪可知也大抵觀人當用此法則賢否得其槩矣

則又聖賢之所深戒夫利者

伊川謂不獨財利之利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安處便為利

張敬夫云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莫先於義利之辨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為利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語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於徇已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或萌於中是亦利而已矣

又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

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又曰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葢欲利於已必有損於人又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人纔有意為公便是私心

或問於伊川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然朱漢上曰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消長鬼神之吉凶豈有意為之哉大人之道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故順至理而推行之陳履常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竊謂陳子之論即大學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

又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又曰為名

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一也明道曰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求名也有實則有名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橫渠曰有心而為之雖善猶意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況存意於未善者乎胡衛麓曰善不可以利為為利而為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為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呂與叔謂君子常一其德

不為回邪非求福禄也不欲欺人非以正行為名也本於至誠為善無求於外也楊龜山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盡其道至以其身為天下用豈為功名爵禄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為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劉元城語黄子虚事君之義不當視其所遇之厚薄而制施服之輕重錢宣靖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禄恩遇之故而効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胡衡麓曰莅官稱職排難解紛雖勲塞宇宙皆分所當為苟計勞績之小大以希賞焉與奴僕宣力而責恩於主人者何異故凡為人臣當自効不當萌受賞之心而人君於臣下之功則不可絲毫忘也竊謂非特君臣之義如此凡在上者使人在下者事上皆當然也

董仲舒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范太

史謂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韓門下維謂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竊謂天下本無事功利之心一萌欲安靖難矣人喜聞而樂道者誠可快於一時然未有無後患者靖康之禍原於荊公功利之說遺患至今先儒謂董仲舒所以度越諸子也

聖賢惟義當為而為之初無希功求名要譽自私矜己之心夫功業如管晏吾聖門之徒羞道焉者以其利心而已楊龜山謂王霸之分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張敬夫云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所存固不可掩也

不求備者待人之本

伊訓曰與人不求備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韓魏公知歐陽文忠公不以繫辭為孔子書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孟子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夫以己之長而方人之短者由不知此義故也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邵康節詩云以聖責人固

難全備以人望人自有餘地呂與叔謂持一法以待物則物必有窮而人狹矣橫渠云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范忠宣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或問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楊龜山曰以此自為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龜山之論即靦和洽所謂人之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儉素自處則可以之格物所失或多之義胡衡麓嘗

語余曰利之一字惟聖人無之然有伏羲而行者亦有分數多寡而行之者君子也全有此一字者小人也韓魏公云中等以下人見利則趨是其常情不須怪又云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較龜山魏公之論深得聖人待物之意若論取友誨人之道則義有殊矣取友必端欲其益於己也叩其兩端而竭焉竭上下兩端誨人必以盡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蓋擇材與取友之義又不同也因併記之

寬而有制者御衆之本

孔子曰寛則得衆又曰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胡衡麓曰寛居上之道不寛猶以尋常之溝畜巨魚也其能有之乎寛者容德也猶海之負水地之負物天之徧覆也苟以縱弛為寛失之逺矣邵康節云芝蘭芬芳麒麟鳳凰此類之人鮮有不臧狼毒野葛梟𤓰蛇蝎此類之人鮮有不孽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俱能含養始知廣大然蛇虎能害人則必置之藪澤山林者乃所以全其生也是故寛而有制則民知防範而

不敢過否則人情放肆其勢必至糾之以猛昔人有云強之弊實生於寬救之必於崇寬之時弱之弊實生於猛救之必於尚猛之日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晝之有夜理所必至楊龜山謂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或問歐陽文忠公為政寬簡則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故易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臯陶雖告舜御衆以寬繼之以刑故無小劉元城以謂故犯典刑事雖細微必寘于法乃堯舜三代以來不易之道孔明相蜀赦

不妄下而國治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呂獻可名誨謂數子豈無好生惡殺之心意盍知輔政之道本期於無刑爾漢王符謂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范太史論數赦之害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于此伊川曰聖王為治設刑法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曽子謂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觀聖賢之意與世人以惠姦為寛者異矣濂溪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

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民肅之以刑民之威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此亦董仲舒所謂陽不得陰之助不能獨成歲功之意蓋刑乃天之道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弼教也但貴乎厥中耳

察良心者用刑之本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呂伯恭曰若不去本原上看商民但見得商民薄成王就本原上看商民雖染習如此其受生之初未嘗不厚元本自好只因物以遷便如此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雖有惡人被以盜賊之名必艴然不悅者可見其良心固在由氣稟之昏利欲易以陷

溺其心所以成王有無忿疾于頑之訓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聖人雖不赦四凶有罪大舜雖必誅而用刑之際則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曾子告士師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異乎後世牛羊視人恃刑為政以殺為嬉者伊川謂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范太史曰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可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先忠肅公送伯祖父學易先生宰蘄水詩有云鋤强洗惡勿著意魚逃至清人忌察化以誠心磨以久教而後刑不忍殺此吾家理縣法也豈特可施於百里哉子孫宜守之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楊龜山謂觀其用心應

是不錯決
捷了人 又況不仁之人疾之已甚則有致亂之道焉今或言非法嚴不能以致太平胡不引亡秦之事以觀之秦時發閭左戍漁陽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度已失期法當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衆皆從之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二世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劉元城論唐甘露之禍過在於以死逼人凡可以救死則無不為也當時只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東坡曰梁統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統以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

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族滅悲夫竊觀自古酷吏鮮有能免禍者亦可監矣聖人餘慶餘殃之訓孟氏出爾反爾之戒可不敬懼歟　夫遠小人之道亦莫不然大學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蓋亦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其良心未始亡也知誘物化為人欲所勝耳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朱漢上謂不惡故不可得而疎嚴故不可得而親其亦莫之怨亦莫敢侮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矣溫公謂張正彥曰自有天地已來君子

小人並生於世一否一泰紛然雜揉顧人取舍如何耳胡文定公曰今人善者喜受之惡者怒絕之是不能體物豈得與天地相似又曰自天聖已後善惡分為朋黨善者常弱惡者常强韓魏公執政銷去朋黨混用善惡但是內君子外小人天下必治何必棄絕之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 夫元祐黨禍起於熙寧新法之行流俗亂常之說先忠肅公時任御史嘗論及造端者矣其畧曰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流俗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既

立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寖長東漢黨錮李唐朋黨之禍葢始於斷元祐之初議罷新法昔日緣法而進者勢不得不撼搖時主議者慮人存則法不能罷勢不得不遠之事已定後雖欲調停而卒不能者亦勢然耳葢與天聖事體又不同也或謂元祐諸公有以激成者誤矣

或問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邵康節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楊龜山曰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楊龜山曰自姤至剝陰之進極矣坤

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益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於俱喪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復之治剝者可不監哉又云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爾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故豫之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先忠肅公謂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謝上蔡謂與四時俱者無近功祈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有餘見小利則必無成大事之理胡衡麓謂以後世觀之漢景削强大諸侯而吳楚反戚靈疾處士横議而黨錮興唐文宗不堪宦豎用李訓鄭注而仇士良之勢

張然則聖人之言不可不信朱浮言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願望化於一世之後光武采納其說少康周宣燕昭衛文皆由此選其論世尚友所以使人遐想企慕而不能已也

澂源者救弊之本

易大畜六五曰豶豕之牙吉伊川曰六居君位畜天下之邪惡者也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斯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

躁之物也强制其牙則力勞而不能止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矣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源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唐陸宣公有云投膠以變濁不如澂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絶其薪而沸自止之速也又云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昔漢興諸侯强大

反者數起賈誼策曰竊跡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王之子孫畢以次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寸地一人天下無所利焉竊謂凡舉事一有自私之心欲人心服而事濟也難矣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主父偃復祖其論說武帝云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今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制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願令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實分其國必自銷弱帝從其計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矣今富家大室一析戶而家道鮮復其始者良猶是也

又范太史論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立法者未嘗不

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惟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有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蘇子瞻云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强國家恃之以為固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不忍貧民

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置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推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有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什二吏緣為姦公私皆病矣東坡記唐村莊民允從言曰卑相何若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或對云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盈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負薪能談王道政謂

允從蔡耶胡衡麓曰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異於秦夫自為兼并則何以使民之不兼并乎又有在位者羅織富民錄其資財以歸帑庾自謂得抑强之術其實官為兼并欲民心服難矣妄謂欲抑兼并莫若師范太史之說庶或可行於今也

熙寧間契丹橫使來求代北舊疆詔問韓魏公待御之方公慨然曰事至如此難為從半塗閒理會須講所以致之之由

此乃今日之弊也且如士風不振須講其致衰之由將吏罷懦須講其致弱之由財用闕乏須講其致匱之由盜賊竊發須講其致冦之由而救之陸宣公所謂蒐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欲去弊難矣王朴上周世宗平邊策明是理也

歐陽文忠公謂善治病者必醫其受

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胡衡麓謂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而已矣皆至論也

刑賞者制師之本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伊川曰萬事皆只是一箇天己何與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此都只是自聖人然當如此人幾嘗與於其間與則只是私意

因天討而制刑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黄帝有阪泉之師周禮有九伐之法益以誅暴罰亂不得

已而用之非樂之也東坡代張安道諫用兵疏畧曰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還捷奏拜舞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

婦之哭陛下必不得而聞也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已來公私窘乏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釁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先忠肅公諫用兵疏略曰使我師每戰每勝臣以為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富鄭公諫親征疏曰太平天子與創業之君事體絕異者不可慨然輕舉范太史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夫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謂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於未

亂保邦於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石徂徠謂兵者繫天下安危之機萬民存亡之命有國已來孰敢去兵呂東萊釋武成偃武修文之說云歸馬放牛使適其性示不用也示者期示而已不是盡放牛馬所謂天子十有二閑常制自在未嘗放也所放者征戰之牛馬而已不然其後管蔡叛成王四征弗庭何嘗重整武備哉唐穆宗既得兩河之後盡銷其兵至後兩河復失者皆無兵故也昔者商周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盛世有所不免則用師之道安可慒然不知哉雖兵略不一大要尚嚴而以刑賞為先苟無刑賞雖有節制亦文具

而已竊謂軍事尚嚴者不過欲人畏我不畏敵而已重刑賞者不過欲堅一其士心而已此誠勝敵之要昔紂億萬之衆不能當周師三千者雖至仁伐至不仁之不同其實士心一與不一爾荀子論為將號令欲嚴以威刑賞欲必以信書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東坡謂此臨敵誓師一切之言世儒欲行姑政者輒以此藉口傳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司馬法止用於軍中因悟牧民與御兵之道有不同商鞅以治軍之法治秦宜乎召怨天下兵法曰兵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是故知勝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啓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雖王者之師號令之嚴如此攻治也張橫浦曰此誓六事之人也一或失職是為慢命罰何所逃乎古者車戰一車之上左右及御凡三人左以射為職右以擊刺為職御車中以正馬為職用命謂恭命古者師行載廟社之主以行知有賞刑矣孥戮者謂一人受戮辱及一家耳古有戮辱之言是矣必欲殺及妻孥此秦法也先王無之

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呂伯恭云禹伐有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與禹不同今湯誓師之辭雖與啓相似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此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武

王泰誓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雖三代之師未有舍刑賞而能濟者也兵法曰一人投命足懼千夫又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闘也萬人之闘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加于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又曰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劉牧曰凡用師以賞前導之故順也以刑後威之故能行也抑順在前欲威居後應有象矣因知王者之師亦不能違是道者理當然爾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歐陽文忠公論軍法疏畧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昨

開西用兵四十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有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免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先忠肅公論軍賞疏略曰賞罰之施於天下不可以無信而施於盜賊者尤不可緩也方民之被盜也田里閭巷晝夜惴恐縣官惻然開告捕之科不愛厚賞提官爵抱金帛恨不即得有功者付之幸而賊得矣而有司不能推奉詔旨乃苛以文法攻詰稽留使人不得亟蒙有功之利臣竊以為後日憂也夫奮不顧死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雖莫不有職然要之趨賞之意多也今失信而後時誠恐緩急不足以率勵此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

尚父謂將以誅大為威賞小為明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

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廝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陸宣公亦云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李靖曰孫子云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此皆用刑賞之要術胡衡麓謂衛公妙達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為術勝則過之又須思其

無不賞而事大敵堅有渙然離之理則賞不僭矣荀卿曰齊人隆技擊得一首則賜贖錙金無不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十國之兵也八兩曰錙又當念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之理則刑不濫矣橫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大者素求豫備而不敢忽忘晉胡安定石徂徠程明道於邊防兵戰利害罔不究知若論為學之序則又在知所先後也楊龜山曰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

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馭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又與胡文定公論軍政書曰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祭祀賓客充君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則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以卒伍之令督以指揮旗旗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齊之銳士不可以當齊晉

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伊川亦云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先制師無法幸而無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又曰孟子言乎諸侯尚仁義而賤詐力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唐太宗謂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此正戰國兵謀孟子所賤者也李靖曰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後世稱善用兵決勝者不出乎此道亦是世變風移所致耳龜山謂兵雖不貴詐力亦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為善又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或問伊川用兵掩其不

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
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求所以勝之之道但
湯武之兵自不須如此周有敵於我師自可見然湯
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
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
也且如漢楚既分鴻溝乃復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
囊沙壅水之類何害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
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卻不鼓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圖
箇甚設有委國以聽焉敵且至境將坐視其敗與其亦
必有以當之乎學者不可忽也又曰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
事吾教君集以制四夷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夷狄
異也又云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
夷狄日力可戰則戰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
追則邊境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

狄雖於較曲直是非惟恃力爾溫公曰戎狄之俗自為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惟於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飢渴能受辛苦樂闘而少病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為也是以聖人與之較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較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大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以商高宗之賢伐鬼方三年乃克以漢高祖之雄傑為冒頓所圍七日不食昔嚴尤以謂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周秦漢征之皆未得上策當宣王時玁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驅之而已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年中國罷耗是為下策范太史又謂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馬援擊交趾最為有

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十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而後南詔臧强夫高宗商賢王鬼方小蠻夷也以賢王伐小蠻夷猶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秦少游又論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戰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遠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盜非遠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驚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

以害人而非有生風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而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促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以環其窟穴而伺之熏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箠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熏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竊謂今日用兵不過捕盜賊禦夷狄而已諸說曲盡事理故具載之若論安邊弭盜之策則莫若自治為上也舜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杜牧之曰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姦惡蒐選置舍果自治乎郭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自治是助虜為虐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謝上蔡云王介甫謂俗之所榮罰之不能止俗之所恥賞之不能誘故君子無為也反身以善俗而已唐太

宗以謂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宿野焉此皆自治之要畧也至於用兵決勝策斯為下矣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伊川謂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是知行師之道又貴乎以正爾如周禮九伐之法漢高為義帝伐楚先主以興復漢室伐魏之類此師之正也秦皇漢武窮兵黷武此師之不正也大抵兵端從古所忌亦不可不知

節用者理財之本

易稱何以守位曰仁即繼以理財之訓洪範八政亦

以食貨為先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曾南豐議經費疏曰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九年之蓄自古國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所入存十之三爾蓋約而言之也 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

後之議賦斂者尤不可以輕舉也薛簡肅公為發運使辭王文正公而公無它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出為江西漕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公曰朝廷權利至矣張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熙寜中命徐仝相視太行煤子税額道出相臺謁韓魏公因以事告公再三祝曰小民藉此為生若一添税與天地相終無由廢罷但言難於增税如何因思令和買絹免役月椿錢之類欲罷不能故聖人重於作俑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楊龜山曰理財負宰相之職葢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夫王求車則非致也嘉祐中温公論理財疏曰天降菑沴蠻夷猾夏冦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

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庶民窮困而為盜師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而救之乎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懋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叙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令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倉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之所敢知也

先王所謂理財者蓋均節之使取有制用有度而已

非若後世之掊克聚斂也熙寧初新法方行王荆公謂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

理財者也溫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荆公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溫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范太史之論畧曰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在位必使國家求利人君好利亦必用小人昔周厲王信任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

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所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好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自古好利之君無不危亂與利之臣無不禍敗自桑弘羊已來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盧杞趙贊皆無善終者其故何哉聖利於國家所害者衆天下之怨歸之故禍及其身宗族誅滅國家亦受其菑是故孟子對梁惠王問利國深言好利之禍又曰必若公劉之厚民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掊克上下皆濟則自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東坡曰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爾以孔子稱其仁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呂正獻公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怨歸於上也

伊川謂商功計利之人敗天下國家東坡曰白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制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竊謂凡在上者用人皆當以此自警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若徒事簿書期會較其羸餘不知節以制度欲免乎傷財害民難矣

唐陸宣公云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顛瘁而根柢蹶拔矣又論裴延齡奏羨餘疏云延齡者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前歲秋首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瀉心於上斂怨於人務行邪諂公肆誣欺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

物令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以在軍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羸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舍此二塗其將焉取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贏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殺戮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東坡論新法書云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

為勞績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范太史謂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皆移東於西指虛為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為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因具載之以為世戒云

有若以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胡文定公紹興時政論曰夫焚林而畋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厚賦重斂困乏不足轉而之他則無百姓誰與供常稅乎如京東西路歲入二稅約七百萬課利雜收約三百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罔有二心及李彥等取之凡西城課利及乾濼為田窮竭民力斂積無等百姓愁苦轉而為盜今此兩路常賦不歸於王府五年矣又如荊湖南北歲入二稅約四百萬課利雜收約一百萬自二稅外豈無餘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

歸戴冑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二折救糴則有均糴數糴補糴散引則有麪引茶引鹽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猶以為未足然百姓愁苦轉而為盜今此兩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胡衡麓以謂或有論當時利病於有位之前以民貧為説則應之曰民頑不奉公上之急此言一出貪虐之吏其視赤子若仇讎怨敵然惟恐吮剥之不竭也然則國何利也

張橫浦曰一國之大有百官有司之俸有祭祀賓客之給儻輕費妄用則將頭會箕斂奪民財而民不勝病矣要當量入為出百官有司其俸有高下其品有章程此謂有節用也至於旱乾水溢大則發九

年之蓄小則發三年之蓄而吾無所斬焉益以救民也本朝陳晉公名恕字仲言號善理財嘗云出納之吝所當謹者起支定例此又節用之要術也蔡君謨在三司以能名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其富國議曰今天下之廣四維萬里可謂大矣農田商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利莫不榷之可謂察矣籠天下之利至纖至悉宜乎國家富有府藏充物不可勝計今則每有支費常遣使諸路僅能自給者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兵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此以貧也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國之術又疏曰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賦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何得不

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暴減固當有術以銷
之又當以術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具言陛下敕大
臣博求其弊漸講其術以為長久之策今之為政此
第一事竊謂今日之弊亦莫大於此周世宗謂侍臣
曰凡兵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朘民
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
大揀諸軍精者升之羸者去之由是征戰皆捷若夫
唐穆宗銷兵落籍者衆皆聚為盜胡衛麓以謂慕銷
偃之美名不知弛張之道故也昔議者欲一兵民温
公曰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治家故
處則富足出則精鋭今既賦斂農之粟帛以贍正軍
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併任二家之事也如
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楊
龜山以謂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若夫巳予之復損之是奪也非節也然節用之道亦

不可以易言不當節而節之非徒無益害又甚也楊龜山曰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為節又曰昔劉晏造船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不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當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好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官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此惜小費而不論大計之過也劉晏之論即聖人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之義東坡亦云天下之計未嘗不成於大

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又有大者姑以用兵言之兵法謂兵無財士不來兵無賞士不往節其可得乎唐朱泚之叛本起於涇州姚令言兵無所賜及犒師惟糲飯菜餤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陷長安德宗幸奉天李絳罷遣興元募兵以犒賜之薄衆遂害絳而屠其家後世慕節用之名而不得其道衆叛親離亡軀敗事者亦衆矣易曰苦節貞

凶大凡節而不能通則有致凶之道焉達乎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之義始可與言節用矣

竊謂兵刑財三者有國所不能去然差之毫釐無有不致禍亂者用之之道學者宜盡心焉故自正名分至節用凡九條皆為政之要

明本釋卷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明本釋卷下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

明本釋卷下

宋 劉荀 撰

立志者有為之本

尚書周官曰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東坡謂未有志卑而功崇者胡衡麓謂心之所存主謂之志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

講中王荆公謂王逢原曰伊尹可謂愛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與我處畎畆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豈若彼所謂憂天下者歟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　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濂溪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若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范文正公自少慨然有志於天下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

葢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於衣食者歟王沂公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胡文定公曰嘗愛諸葛孔明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自部宰相手握重兵亦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遂卻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廪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禄也然亦有時而為貧若專以食為事則厮役之為志也胡衡麓論管仲之器小哉以為不能約節肆於驕僭由器量不宏不可大受故也然則得君專政豈有正已及物之意直欲償其富貴之願而

已此與兒女子充足於輿馬服食器用之間何以異非小器而何又云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累其心志於富貴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心事也楊龜山謂楊仲遠云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又恐其以此自足也

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漢上謂小人志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僥倖萬一鮮不取禍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邵康節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明道亦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

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又不可以不知此理也

弘毅者任重致遠之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伊川曰弘寛廣也毅奮發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昔王文正公局量寛厚未嘗見其怒接物若甚和易而當官涖事莊厲不可犯在中書有事關密院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以聞上以責公不踰月密院有

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吏欣然呈公公曰不可學它不是卻送與密院來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富鄭公為人溫良寛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趙宗道出公門下公守亳社宗道季子濟為提舉常平劾公不行新法罷使相移汝州後宗道卒公賻恤其家甚厚服除濟偕諸兄以送富

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韓魏公器量過人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之過目竊謂士之矜能伐善者知此亦可少媿矣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居容人過失不以為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至

義理而後止殺然終不可奪嘗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益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索包總不然不可一日處矣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便更不移成敗則任它凡人語及其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巳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其任重致遠者宜矣

勇者為義之本

中庸謂勇天下之達德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曰勇者不懼謝上蔡曰雖死生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韓魏公謂勇可習胡衡麓曰養氣然後勇詳孟子養氣之義則得之孟子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語滕文公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强為善而已石徂徠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明道亦曰職事不可以巧免劉元城曰溫公當揆日益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子如救焚拯溺何

暇論後日事 伊川曰凡為政必立善法後人有所變
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
溫公行狀云公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
朝廷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
要務與後人姑作一二事以
塞責要譽終不更為者異矣
歐陽文忠公戒其子姪
守官存心盡公切不可思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
汝榮事 令閨門之訓多反是者亦習俗使然也大抵
食焉而怠其事先賢之所深戒或問子畏於
匡設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伊川曰豈特顏子之
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
如之何曰且譬二人捕虎一人盡力須當同去用力
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言我有親是大不
義當此時豈問有親但當豫前謂吾有
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 慶歷二年契

丹重兵壓境欲得關南十縣使來非時仁宗命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富鄭公知制誥宰相舉之公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遂命公報聘而契丹平後坐石守道謗徙青州饑者不已人皆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不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韓魏公曰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

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茍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為人臣者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前賢義當為而不顧害者多矣是亦度德量力自知其可以有為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邵康節見義吟云見善必為不

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又戒乎不量力而妄動亦陳力就列之義苟為不然則物我俱敗矣歐陽文忠公尹開封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竊謂在仕者欲勉上官有所立責下位有所為亦須量其人苟强其所不能亦終無成朝廷任賢使能皆當然也此皆量力之事故附記之

伊川曰勇一也為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尹和靖曰義以為上則為勇也大矣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呂與叔謂君子雖志

於善敢勇而無義必有為亂之迹如篡權兵諫之類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太史公有言知死必勇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楊龜山曰以死教天下乃君子分上常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張敬夫曰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佯狂以避盜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為傷勇故也胡衡麓謂孔子皆以仁許之仁者當理也又須明此理也

果斷者立事之本

書周官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子曰由也果謂剛毅能任也於從政乎何有邵康節詩若無剛果難成善伊川謂為學須是剛決果敢以進是知為學亦要乎果也范太

史云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始盛而終衰壯鋭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是故至剛不可不養也東坡曰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豈可不求其故歟非特人君當然善乎胡衡麓之論曰事有隱忍而濟者當斯時隱忍為小濟為大而不能忍則事必不濟謀有決斷而成者當斯時決斷為大所不忍為小而不能割所以不忍則謀必

不成商之頑民餘風未殄以周家盛力分擘遷放易如反掌而成康能容忍之為擇師尹俟以悠久數世之後商周為一家必有忍乃有濟謂此類也周襄於鄭親燕丹於秦王戾園於江充曹髦於司馬昭袁紹於田别駕德宗於蕭相國失此者也齊桓於射鉤漢高於故怨魏孝文於宦者唐太宗於魏徵安石於桓温仲達於曹爽得此者也若夫禍福成敗事將必然方且猶豫遲疑見幾不作貽殃召禍噬臍無及可勝

數哉鄭莊不忍違母而成叔段之惡子太叔不忍用猛而滋鄭國之盜成帝不忍廢諸舅而外氏奪之苻堅不忍去鮮卑而慕容叛之明皇不忍除妃子幾死於宿衛之手肅宗不忍逆張后遂父子至死不相見德宗不忍生代主帥遂使唐為藩鎮所分裂梁武不忍遽逐朱异圍於臺城終陷趙主父之覆轍也而其甚者宋文帝已得邵濬謀逆之實徊徨隱度至於累日比將廢黜猶與徐湛之通夕議論燭未及滅而元

凶之刃登於合殿矣霍光已知夫人顯令淳于衍毒殺許后之狀欲自發舉竟不能決獄事既成署衍勿論身死未幾而霍氏之宗盡已顛覆矣夫天下大謀孰有加於一身之生死國家之存亡乃無大丈夫明斷為婦人女子之姑息一旦以生易死以存易亡而不得免焉彼蔽於一曲闇於大理制於私昵安於目前者曽不知戒可不悲哉慶歷中上用杜祁公范文正公富鄭公任政事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欲致重法范公則欲薄其罪富公患是不知所決孫公之翰歎曰法者人

主之操柄今富公意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此明於大理言也竊謂事當決斷而不斷與當隱忍而不忍皆謂之無斷可也其於受害均矣

守正者立朝之本

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又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楊龜山曰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孔孟至終不得行而死豈不欲道之行哉伊川謂較其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也伊川曰臣貴正不

貴權 伊川曰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為變詐之術也夫臨事之變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邵康節曰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呂與叔謂執中無權雖君子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為愈賈存道謂權無規矩用無常不可專言以教人伊川又曰多權者害誠范太史謂權無難權者道之用也惟聖人能盡之又曰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者中人以下可以守權非體道者不能也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賈存道名同字希德源泰山之師友學者謚曰存道石徂徠為之撰行狀云 又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或問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反也揚雄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君

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説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先忠肅公在熙寧初王荆公稱其鯁識擢為中書檢正繼除御史既對神宗問從學王安石否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即上疏乃言新法不便司農劾公中懐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復上疏極論時政顧就竄逐元祐初温公當國首薦公云公忠剛正始終不變後公辭免中書侍郎蘇文忠公當批答不允

詔云卿蹈道深遠守節純固雖不留於儻來之物而有志於行可之仕樂告以善勇於敢為進不求當世之榮退不叛平生之樂未嘗為枉尺直尋之事此得先世出處大致子孫能守之庶可以言無忝也矣

劉元城曰士大夫只看臨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又紹聖中以書勉韓儀公曰當斯時尤宜以正道自處萬一丕變事有干涉須力持之不從則奉身而退廢興有命非人力可支惟不失義乃得若目前利害以不屑意為祝昔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

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孟子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富鄭公論奏左右皆小人章子厚難之王和父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此語曲盡阿諛情狀竊謂凡事上者皆當戒此也又有拱默如于志寧者唐高宗將立武后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決可否無忌遂良以死爭李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默無一言或者謂李勣逢君之惡已顯著姦人之情志寧不言則是舞兩端以觀望焉高宗從無忌等言則已以不言為忠從李勣言則已不言免禍志寧之罪尤甚於勣當矣又有從其大而違其細假以示人至公

欲竊天下之虛譽如唐裴樞者其罪尤不容於誅也凡在上位者能用此觀人則君子小人亦得其槩矣

夫人之所以如此者不過乎患失耳楊龜山謂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殊不知得失有命了不相干所以先儒有小人可惜為小人之語也

得失輕者去就之本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孟子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熙寧間

新法方興溫公時居獻納之位力言不便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報會除樞密副使即累上疏以謂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果非乞罷樞密副使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竟不拜命韓魏公語録云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先忠肅公纔除御史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為安居計未及陛對首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

進繼上疏極論新法不便遂貶衡州胡衡麓曰身體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況官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范忠宣公謂人做好官職當如奉使借館便自無事胡文定公謂浮世利名蠛蠓耳何足道哉列子曰蠛蠓生汚壤之上因雨而生晦陽而死上莫結反下莫孔反江公望有云爵祿者止能砥礪頑鈍之人不能榮寵輕富貴安貧賤有道之士古人去就豈為爵祿而已亦人君所宜知也韓魏公有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云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跡即孔子欲以微罪行之義或問於伊川為官僚而論事於其長理直而

不見從則如之何伊川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止事大於爭所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此皆論事去就之法也前輩有云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命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豫思古之人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

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或云

呂正獻公家訓今也不然內則父兄外則師友誘掖訓誨而不以全軀患失為言者幾希後人氣節少及前輩者良有以也大抵得失之心重者勢決不能有所立前輩欲嚴於出處雖飲食起居之際必致意焉范文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已至婢妾皆治於家徃徃鐫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其故曰人進退

雖在巳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
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
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杜
祁公食於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曰衍本一
措大耳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國家俸入之餘以給
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
禄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胡文
定公曰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

相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為宅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也學者先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先忠肅公手記云予初登第過濮州兵部郎中士公名建中字熙道學行載石徂徠集中倅郡公事東州大儒也予見之甚從容士公曰汝上有何生事對曰無有士公曰不可君有兒女當思所以養之君今得科第官則有

事事則有法官守豈可以常保一不以理去亦復狼

狽矣又有大者常見仕者既老而眷眷於祿當去不

去或當官見義不敢為以避禍患自中人已下則然

豈人情皆顧悅詬恥哉多出於退無地也使回顧有

所歸無妻孥寒餓之累其心當綽綽焉進退輕矣進

退無所累則臨大利害必有可觀者如君固不可量

然此不可不知予初得第方就仕思其言不入也其

後閱世故見其言至為可信知前輩思慮深議論有

根本也杜祁公告賈直孺初登第之語大意亦同邵康節云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皆先哲用力之方今故具載之也　案此篇錯誤甚多獻公家訓四字錯入大字內倅郡倅字誤入小註內今也不然一段誤接士公下衍本一措大一段誤接有所養也下今推尋文義俱為改正

辭順理直者論事之本

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曰惡訐以為直者案此下原註明道之意四字有缺文伊川曰自古能諫於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易太子是其蔽也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

其不蔽之明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又云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當救正於此終不能回卻須求人君開明處如漢高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為高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高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意溫公通鑑去之者為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則初不相悖也學者又當默識

楊龜山曰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

能勝也竊觀前輩論事或以道理或以利害無所必者察主識之奚若審事勢之如何而必以悟上之義也胡衛麓論幾諫直諫之義亦然劉元城曰人臣進言於君度其能為即言之若太迫蹙鬬閑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先忠肅公奏議曰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怒不惟難以成功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以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不

敢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
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
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韓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
無顯也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諭覬吾說之
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
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諭或過
當則怒而不信也苟不以理勝為主難矣哉惟言之
重非面折廷爭之難益知體得宜為難當顧體酌宜

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直取名罪不容誅矣敢言之患多失在此劉元城謂人臣之事君也既自知已之所為又須知君之所能若不知而直前未有不受禍敗也范太史謂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即禮云事君量而后入之義張敬夫云責難陳善非在已者先盡其道而能之乎在已有未至而獨以望於君難矣此亦推廣孟氏以正已為先之說詳責難之義蓋勉其君行先王之道而已非止以事功言也若夫智小責之以謀大力小責之以任重可乎彼齊宣王欲以一服八固孟子之所深闢也公在政府人有自陳不中理者從容諭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明道謂凡為人言

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嘗赴朝堂議事荊公厲色以待明道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公平氣以聽竊謂論事要亦當如是也韓魏公別錄慶歷中范文正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異及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益其心主於事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梁議論下本係缺文今據宋史補

入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呂居仁云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須用呂惠穆公稱停之法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亦當知

之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呂惠穆公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公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劉元城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熟思講也

時者出處語默之本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在不失其時是乃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然後言之義也時也者當其可而已矣其可仕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趙岐云季桓子秉魯之政孔子仕魯冀可得因而行道也有際可之仕際接也衛靈公遇孔子以禮故亦仕之

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有道則無事於變易故避世長往之士聖人有所不取而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可去也齊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衛靈公與孔子游仰視蜚鴈意不在孔子孔子行而未嘗有三年淹於一國故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康節謂孟子得易之用伊川謂得易之用者莫如孟子又謂由孟子可以得易於此可以默識矣伊川曰易

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濂溪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元城曰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耳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孟子謂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橫渠釋簡兮之詩曰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寒不恭莫甚焉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仕者不能無太簡之譏胡衡麓謂君子陽陽乃有樂只之諷非純以為當然也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張橫渠曰士君子仕宦為貧則當居米鹽筦庫之職以無愧於心為道則當堯舜君民太平一世可也曷可妄

據卿相之位乎惡乎宜乎抱關擊柝監門職也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主委積倉庾之吏也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苑囿之吏掌六畜之芻牧者或問聖人為貧而仕者否伊川曰孔子為乘田委吏是也因言近時有人以此相勉其荅云侍餓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爾伊川曰古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安義命焉爾蘇老泉有云凡士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又可以此觀人矣老泉名洵字明允自號老泉歐陽文忠公謂其學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蓄充溢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來京師

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張文定公云僕領益郡得先生所著權書衡論以書先之於歐陽永叔一見大稱歎目為荀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韓魏公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治平三年卒今西蜀文學之盛自先生父子倡之世謂之蜀學

語默以時者何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韓退之云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蘇東坡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孟子謂位卑而言高罪也楊龜山言默戒云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以取禍 温公曰鐘鼓叩之然

後鳴人不以為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妖耶不可以言而言猶不叩自鳴也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胡衡麓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猶司馬而論司冠得失是侵官也王沂公自登朝歷掖垣內署每謂王文正公必語及閑政公辭以不在其位不敢預聞及當可言之位論事侃侃然縈此下原本有衆皆二字及楊龜山論侵官數句缺文既去而未去所掌是犯分也東坡守維揚其以書諫曰君子之於事以為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可言者亦義也前為頴川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預頴事其亦可乎豈亦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呫呫

者以為多事爾衆此注東坡守維揚句下有缺文未用而論任用之事是干進也楊龜山云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賈誼身非宰相而汲汲自進其說益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既不在其位乃不待問而告焉非有利心欲間人以昌己者不為也又曰既在其位當朝夕以思見美必順見惡必强見賢必薦見不肖必逐見治理必具見亂萌必除隨職而舉乃又不能惟拱手默默聽它人所為或不敢不為上奏如孔光或恭遜取媚如胡廣或歛衽無所可否如闒播或書名給唯諾如陳希烈而國家休戚已不與知皆不忠之大者又云范太史謂君子立人之朝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

隱其言君從之亦諫君不從亦諫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其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昔温公在從列力言新法不報會除副樞公雖懇辭猶論不已奏曰臣若已受樞密副使之告即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拜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所不可言者韓魏公罷相判永興軍入辭時二府方議邊事未決乞召公同議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唯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遂罷議新法初下公判大名府

曰某老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某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横渠謂范巽之曰在朝則持國論居外則奉詔令初行新法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或有以書問邵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歐陽文忠公為河北都漕陛辭上面諭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為言罪也胡文定公在後省繳駁吏部侍郎馮澥論劉珏疏云侍從臣寮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可侵紊夫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尊俎而代之而濔遽越職此路一開臣恐立於朝廷者各以好惡爭相攻擊脅持傾陷滋長怨讎非所以靖朝綱明分守又因蘇昞上書有曰張横渠聲動關中蘇季明從之最久以其文麄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横渠昔横渠有詩云㕘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道行於世在館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之不半年又去只為道不合也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必

亦有非所宜言者矣文定公之論以戒乎位卑言高思出其位者而人君求賢之路

則不可不廣也溫公奏疏云上古諫爭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此其為害不亦深乎唐明皇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之而安頃來廷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則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不明悔之無及慰而遣之君天下者可不監哉或問楊龜山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必有窒礙者量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

信則以為諂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物也故當以漸而不可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遠與之辨别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固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梁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齊宣王問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或問胡衡麓陳成子弒簡公孔子去位猶告於哀公請討之何也衡麓曰列國大夫閒國大政於君君臣臣之義豈為去位而可廢也故孔子雖已告老至於鄰有弒逆天下大變人理所不容則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況從大夫之後乎又曰道有

常變言非一端苟不知聖神無方之傳是膠柱而調瑟也靖康改元邊事大起楊龜山奏疏云陛下即位之初國家多事之際凡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蘊明是理者也明道有云若合開口時如荊軻樊於期要它頭也須開口此皆聖賢出處語默之模轍也

義者辭受取予之本

中庸謂義者宜也古之人辭受取予初無定體止看義之所在故孟子有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予可以無予之訓伊川曰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也可以予然

卻以不予若予之時財或不贍卻於合當予者無可予之此所以傷惠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釜容六斗四升一庾容十六斗一秉為十有六斛五秉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知此則可以與可以無與之義得矣溫公答劉蒙丐錢書畧曰足下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不相知之深也某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

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之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其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三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家居食不敢常以肉衣不敢純以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足下又欲使其取之於它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欲乞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怨乎

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兼金好金也價倍於常者二十兩為鎰而陳臻謂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以為皆是也當在宋也

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趙岐云時孟子有戒備不虞之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謂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知此則可以取可以無取之義得矣昔魯國之法贖人於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貢贖人辭而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其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或有義不當受而衆受之則如之何文中子謂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内不失真外不殊俗劉元城謂無為皦皦之迹以致怨忌斯言盡之矣尹和靖嘗書通語

於座右云昔杜祁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茍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將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元城又謂唐充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張橫渠語學者云持守廉潔此士大夫之常事其上更有事在蓋恐人矜已自滿也

楊龜山曰君子於辭受取予之際茍非其義一介不以與諸人茍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而士或以嗇與為吝以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

知止者保身之本

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朱漢上曰亢者處極而不知反者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荀子曰物禁太盛言物極則衰理之常也蘇黄門云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況於人乎陳希夷名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賜號希夷先生門人种放叙其學明皇王帝霸之道太宗嘗問在昔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其跡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云優

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昔人有云翠鵲犀象其處世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避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纔事足意得便有不恰好事出亦體消長之理言也又謂种明逸放字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後果然邵康節詩云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又云既有非常樂須防不測憂昔范蠡滅吳報會稽之恥句踐以霸蠡謂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遂乘舟浮海而不返張良報讎强秦天下震動後為帝者師良謂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至學導引辟穀而不食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去皆達是理也竊謂平時叨居其位以苟富貴危亂將至則奉身而退盜取知止之名得乎呂伯恭云保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楊龜山曰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

尤多忌刻蕭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汚僅能免死甚至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焉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以何之賢而猶不免是惜夫杜正獻公謂君臣間能全始終難石林葉少蘊謂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所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取其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漢上又曰人固有知進退存亡

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與天地不相似

又曰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矣

安義命者處困之本

富貴貧賤死生禍福得失毀譽孟子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吾儒則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者然後歸之天非人力所致而至者然後歸之命此與術家占算之説不同豈容智力可以僥求倖免哉胡衛麓謂不知命者輒尚智力君子處困或待我以横逆或為人所輕侮之類

皆處困也當思其所致之由孟子所謂必自反也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范太史謂凡人處憂患則發其智遇窮困則激其心古之聖賢以此成其德行所以邵康節詩有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之句此陳希夷語也胡文定公進中興策云聖賢不畏艱難齊桓晉文霸心生於莒狄楚人敗於柏舉昭王奔隨舟師敗於終纍陵師敗於繁陽楚國大惕而令尹子西顧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鄀改紀其政楚遂以安舜發於深山文王興於羑里聖人作易於困卦則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於震卦則曰震亨者困震恐而致亨也聖賢所以不畏艱難者以此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

盡其防慮之道而不能免則命也如孔子遭桓魋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之時又以見聖人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又曰君子處難守正不知其它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自放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者不為又云賢者惟知義而命已在其中中人已下方以命處義又曰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其惟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人之於患難只有一

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蘇東坡曰人不知命者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公謫嶺外與程正甫書云覩近事已絶北歸之望然甚安之譬如元是惠州秀才果舉不第有何不可又與參寥書云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京師國醫手裏死人尤多鄒忠公元符間論事謫嶺外與故人田名晝承君泣别承君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忠公歎息曰君子贈我厚矣昔劉元城紹聖中竄嶺外一日所厚來埀涕言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請早自裁無辱公從容告之曰知君

至情而其罪大謫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

國家明正典刑誅一而勸百助時政之萬一安世之

志也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卒不為動胡

衡麓曰凡人履險蹈難往往詭計以苟免徼倖以圖

全必曰命若是也其可逃乎當是時處之在我矣若

陳蔡之際匡人之厄縲絏之中孔父仇牧荀息之事

一有遷心變志終不能與命相違徒為不義士所以

見危必當自致其命也又曰其然也不能使之不然

其不然也不能使之必然其未然也則不可力變其然夫是之謂天命益不易之理得其所以然之理則我為主矣又曰元聖必得其位至仲尼則窮為旅人大德必得其壽至顏回則三十而夭舜能孝親而不能必瞽之不杖已也能友弟而不能必象之不將殺已也湯文聖矣而不能免夏臺羑里之戹比干箕子忠矣而不能免剖心囚奴之禍孔子豈嘗有憾於武叔而當朝肆毀豈嘗失色於桓魋而縱兵為寇凡如

是類聖人猶不免惟盡其在我者爾邵康節謂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有詩云受疑始見周公旦經戹方明孔仲尼又詩云禍如許免人皆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云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以力爭又云聖智不能無蹇剝賢才方善處衰榮皆至言也謝上蔡謂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折挫胡文定曰謝顯道少年便信命嘗見伊川伊川問往京師應舉否答以不願去親庭止就上蔡伊川喜之伊川有云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便去上面盡力求必

得之道是惑也邵伯温失解康節示之詩云干求須黽勉得失是尋常外物不可必其言味甚長劉元城曰應舉須是文章及第不由事業大要謂得之不得有命不當以得喪之念累于心故伊川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孫泰山三黜於禮部則退休焉

唐李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劉元城曰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命但聖人知而不言若知而言之是教天下後世不修人事一本於命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孫泰山謂善為國者先人事而後天意梁況之云不信巳之所為而歸之天意不可也梁師事孫泰山門人姜潛至之

伊川亦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末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冀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庶矣又云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又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關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則治亂有可易之理又須知此義也自立志至安義命凡十一條皆從事行已之要

此其大畧也天下之事殊塗而同歸在乎以類推之今逐條所舉亦綱領而已因紀聖賢言行於逐條之下明非愚敢臆說也若諸儒之論意義同而載者似重複姑以見所造或有淺深其趣未始不同或疑條端多而敘載繁者要在深考此書之意後學尊其所聞是也過之者稍異乎師說則互相詆誚幾成黨與甚至毀訾先哲識者有憂之胡文定公語徐時動云學道先除去人我敬之不加喜侮之不加怒山谷云好學之士常患人我之念最難調伏其流益自熙豐而來范忠宣公論王荊公止因

喜同惡異逐至黑白不分蘇東坡謂介甫之文未必不善也患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王氏安能以其學同天下胡衡麓謂當時學士大夫意向稍殊乎王氏則擯斥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百唱千和率天下出一私戶不亦甚乎竊謂學者亦可以監矣謝上蔡洛學也論語解中如臨川諸說一言之善亦不廢而取之豈有意欲救其弊歟

噫聖人何常師之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主善而已宜乎氣象之廣大也

胡衡麓謂吾夫子樂取諸人以為善博學而無常師於老聃則問以禮於郯子則問以官名於師襄則問以琴於之宋則得坤乾於之杞則得夏時於南人則善巫醫之言於西方則録車甲之矜凡人寸長片善靡不資焉則何事之不知何理之不明何道之不得固天縱之將聖又多學而無常

師所以集大成也

邵康節既受學於李挺之又游淮海之濵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諮訪以道無常師焉　康節謂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考而必折衷於聖人已上見先生行狀謚議揚子雲謂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苟折衷於一家之說未能無偏此末學之弊也汪聖錫謂世之學者往往假聖人之說以廣已造大曰我能通天下之志我能成天下之務我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高自標置欺眩愚俗若是者非特穿窬之盜而已又或守前人章句訓詁之傳雖隱之於心而或疑槩之以聖人之道而或不合不敢有加焉曰吾師之說則然二者之說同有

差矣其於非其所自得則均也汪公受學於張橫浦伊川每見人言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是皆一道也王述有云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胡衡麓論子貢貨殖云凡聖門諸子皆不可以一言之差一行之過斷其終身竊謂後進於先哲亦當然楊龜山語呂居仁云夫學者以孔孟為師學而不求孔孟之言抑末矣諸儒語錄皆及門之士雜記一時之言惜乎不一經老先生訂正猶其中有早年暮年之說有告初學成德之語而初無倫次或因事感發有所指之言或隨人氣稟有扶偏之訓而間闕本末或論陰陽變化性命之理或辯釋老幽明死生之說錯綜其間初學未有所主而驟觀之多失其下學之序未免為坐談之資苟非明師親友有

以正之烏能免其弊哉昔伊川嘗戒學者勿編集語録云聽得轉動或脫亡一兩字便大別又語其門人尹和靖曰若不得於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曰伊川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則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龜山祭游定夫文亦云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胡文定公屢請龜山是正程子語録終不開下筆文定公亦卒莫敢措一辭二先生尚難之後學欲輕議可乎或有取語録以釋經者嘗疑以問汪公聖錫但舉和靖語以見答因附記於此

若夫統論道之大本曰中而已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邵康節曰道無

聲無形不可得而見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謝上蔡辯老子先道而後德之說云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又曰道之得名以其人由之而不可離也近在父子夫婦之間視聽食息之際果可以離人乎自二端起或継提仁義或絕滅倫類然後人始疑道為虛無寂寞矣濂溪曰天以陽生萬物生仁也伊川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竊謂言仁親切莫如二先生始悟先儒或以愛以元以寬以公恕以知覺言仁者亦生之屬也戕賊天性暴殄天物則為不仁矣醫家目草木實之穰曰仁以其有生道焉楊龜山謂論語言仁皆仁之方也伊川曰中即道也中之為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又曰喜怒哀

樂未發謂之中言寂然不動者也呂與叔謂情之未動元無過不及又曰後世稱善治天下者無出乎堯舜禹豈執中而用之無不中節乎無過無不及民有不知世有不治者乎聖人之治天下猶不越乎執中則治身之要舍是可乎自中而發無不中節莫非順性命之理而已胡衡麓謂情不違理者性之正楊龜山謂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執中而已或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伊川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

言一廳則中央為中言一家則廳中非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可矣盛寒則薄裘不可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世為中若過門不入則非中矣龜山因取扇子以稱之曰以長短觀之則彼為中以輕重等之則此為中善用中者惟等其輕重無過不及而已張敬夫云論其統體中則一而已分而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朱元晦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惟可與權者知

之益皆推廣上說也劉元城曰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是之謂中呂氏又曰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也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所在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治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必誅也胡衡麓曰道有常有變常止乎正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矣范太史曰經者道之常君子治國平天下反其常道而已常道者堯舜之道仁義是也伊川云庸只是常乃定理也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正其間横渠云學未至而好語變

者必知其終有患益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胡文定公曰君子守其常聖人盡其變又謂春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蘇東坡曰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南子之見皆非常道惟孔子則可故曰聖達節謝上蔡論佛肸召子欲往云聖人涉世如善游不避深淵使不善沒者效之豈不殆乎因悟東學與溫公之學語常而罕及變其旨微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之意也或譏溫公學有未至處大槩指此類而言觀諸用又不然在仁宗朝極論國遺理財為急以為食貨國之大政宰相之職當領在神宗朝力爭富國興利為非以謂宰相當以道佐人主不當領制置三司條例謂公昧於時中可乎

竊謂道無適而非中一有偏倚乖戾隨應萬物失其所由矣如四時之過不及則物災氣血之過不及則身病故人

事之過不及則害生政事之過不及則亂作萬化萬事莫不皆然悉由乎不中節也伊川謂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朱漢上謂中乃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之也學者又豈只訓釋一中字而止乎要須用而能中節斯可矣溫公謂韓持國曰某所以不好佛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借使有人真能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欻然來感之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中節者當其理而已非理明義精無人欲之私焉烏能至是哉胡衛菴曰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微戒以相授非至精至一窮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唐楊嗣

後所謂事貴得中者譬之盜跖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盍殺五人可爾以是為中不亦悖乎伊川謂楊墨本學仁義但所學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可不審歟大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偏倚而能立不和而能行者先大夫謂三百八十四爻其用不出乎時中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為準伊川曰其中庸乎楊龜山謂書五十九篇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至哉中乎誠天下之大本也故繫之篇終焉

常病初學從事於末而昧乎本鮮克有成作明本

書諸座右以自警云本末初無二致明乎一貫之理尚何先後云哉然初學不先知其本則末必紊明本益有不得已而作也非敢語成德而淑諸人姑以自訓遺之子孫若同志之士亦所不隱也吾子孫讀經史之外苟能紬味是書窮則以之修身達則以之從政庶逃乎虛誕之譏腐儒之誚矣若以類書觀之非予志也至於先儒接人之端學者進德之門治道為政之要涖事行已之方至王霸之別釋老之辨諸學之源末學之弊大畧粗見末學之弊昔胡文定公論程氏

學跡今朱元晦中庸集解叙葢言其畧矣大槩驚高遠事空妙喜同而惡異好名而尚言談體而遺用語變而厭常析學問政事為兩途離修身治國為二道殊非聖賢誨人之本旨此風寖長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吾子孫勿襲其軌可也横渠謂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政自古之可憂者胡衡麓曰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介交際之言加帚於箕之儀奉席如橋之習無非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偽設土苴粃糠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劉元城語馬永卿曰有暇可看條貫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余嘗以審於衡麓答云本朝憲章在仕者不知則為吏所欺矣雖條法先儒亦不令人廢者葢窮理之一事耳明道事迹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厚悠遠上下與天

地同流者先生固以默而識之至於輿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夷狄情狀山川道路險易邊鄙方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竊謂學者能師法焉庶可成通儒矣

子註盡其詳者亦有不得已焉　昔趙元考與溫公論著述之體當以正文舉其要子註盡其詳又溫公與范太史論長編云寧失於繁無失於略況是書將欲曉初學歟書中所紀聖賢言行悉以意義為序初無先後之別或有意義同而詳略異或意雖不屬而義難略者具載子註云

明本釋卷下